

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莫言
作品系列



莫言
。著

怀抱鲜花的女人

梦境与杂种

白棉花

红耳朵

战友重逢

筑路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莫言
作品系列



怀抱鲜花的女人



莫言
◎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怀抱鲜花的女人/莫言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10(2012.10 重印)

ISBN 978-7-5321-4640-6

I. ①怀… II. ①莫…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2806 号

出品人: 陈 征

策 划: 曹元勇

责任编辑: 胡远行

封面设计: 钱 祯

封面绘画: Jenny

怀抱鲜花的女人

莫 言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30 插页 2 字数 387,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640-6/I · 3618 定价: 4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376981

序 言

本集中除《筑路》外，其余七篇，均为九十年代初期之作。《怀抱鲜花的女人》看似写男女情事，实则写人生窘境，象征的意味远大于对生活的描摹。

《红耳朵》则以故乡传奇人物为模，赞赏一种看破的境界，讽喻时下膨胀的物欲。钱财是身外之物的道理人人皆知，但要落到实处，则大不易也。

《战友重逢》一篇，是我整个创作中仅有的一部军旅题材中篇小说，完成于1990年春节期间，时在高密县城自家新建的一个院子里。为建这处房子，我搬砖和泥，四处联络，费尽心力和体力，但只住了五年，就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了一个朋友。而今年春天，我这朋友又将这处价值百万的房产，捐给了政府。捐献文件签署不久，这个朋友就撒手西去了。想到当初建设过程中，为了一些枝节的质量问题，我与建筑队的纠葛，为了能够保证建筑质量，我对每一个工匠的巴结和奉承，实在是感慨系之。《战友重逢》前年被翻译成越南文，出版之后，据说曾引起长达数月的争论，令我欣慰的是越南的作家同行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文学确实离不开政治，但好的文学大于政治。越南作家之所以读懂了我的书，是因为他们从文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

的或国族的立场来读这本书。

《筑路》曾被很多人誉为我最好的中篇，但我自己认为，此作应与《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篇水平相齐，写作时间上也属同期。

此次上海文艺出版社将我的所有中篇重新编排出版，此为其二。

莫 言

2010 年 7 月

目 录

序言

1

筑路

1

怀抱鲜花的女人

86

红耳朵

120

白棉花

161

战友重逢

248

梦境与杂种

345

幽默与趣味

387

模式与原型

432

筑 路

—

从八隆河大堤上走过来一支队伍，筑路工都停了手里的活儿，眯着眼睛看。那是一群个头参差不齐、衣服破破烂烂的孩子。当头的一个个子最高，双手举着一杆红旗。下河堤时，旗手把红旗招飏，旗上的一排黄字亮了几下，又藏到折皱里。孩子们下河堤时，推推搡搡，嘻嘻哈哈地笑着，像一群小狗崽子在鸣叫。

孩子们在河堤外的空地上排起队伍来。大家听到他们为争位置前后吵吵嚷嚷。

“大锁，大锁，你别站在我前边。”

“永乐，你不是靠着我。”

“……”

队伍终于排好，举红旗的男孩说：“奏乐！”

大铜鼓小铜鼓大钹军号一齐响起来。

举旗男孩从地上拔出旗来，大声喊着：“就这样，就这样，跟我走。”

他双手擎着旗在头前带路，队伍跟着他走。临近工地时，他转过

身，倒退着，高声喊唱：“下定决心——一二！”

队伍里嘴巴闲着的孩子齐声高唱：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如此循环往复几十遍。

孩子们的队伍一直开到被压路滚子碾得平展光滑的路基上，原地踏着步，鼓乐齐鸣着，语录歌继续唱着。那些敲钹打鼓的孩子们的脸上都流下了一行行汗水，一张张小脸都脏得可爱。

举旗男孩下令：“停住！”

孩子们都巴不得停住，一接到命令，立即停止鼓吹歌唱，有的抬袖子擦汗，有的张着口喘气。持钹女孩把大钹放在地上，双手交替揉着被钹绳勒出了深痕的手背。

举旗男孩往路基上插旗，插了半天也插不进去。他有点失望，四下看看，发现路外的松土，便跳过去，把旗插上。

举旗男孩郑重其事地走到那群呆傻一般的筑路工面前，严肃地说：“我是马桑小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马桑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高向阳，找你们的负责人说话。”

筑路工们被高向阳的气势唬住了，互相转着眼珠看一阵，无人敢说话。

高向阳有点气恼，说：“你们的负责人是谁？”

筑路工无人说话。

高向阳打了一个喷嚏，喷出了两道鼻涕，他用力一搐鼻子，又把两道鼻涕吸了回去。

这时，一个小个子民工说：“我们队长在窝棚里睡觉呢。”

高向阳说：“快去叫他。”

小个子民工飞快地向窝棚跑去。

男孩迎着慌慌张张跑过来的一个高个子男人走去，两人对面后，中间隔着一步距离。男孩伸出一只手，说：“我是马桑小学革命委员

会副主任兼马桑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高向阳。”高个子男人愣了一会儿，才如梦初醒般弯下腰，伸出两只大手，捧住男孩的小手，使劲摇着，满脸堆笑地说：“高主任，高队长，失迎失迎。”

“你是负责人吗？”高向阳把双手插到裤兜里，斜着眼问。

“是是是，郭司令委任我为筑路队代理队长。”

“贵姓？”男孩冷冷地问。

“贱姓杨，杨六九。”

“杨队长，我代表马桑小学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民工同志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请你组织观看演出。”

杨六九说：“革命民工同志们，往前靠靠，看革命小将们演出。”

民工们都懒洋洋地往里凑了凑。

高向阳走到自己队伍前，指挥着鼓乐队演奏一番，然后，把流出来的鼻涕吸进去，面对民工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句号。’马桑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老两口学毛选’。”

一个女孩从裤兜里摸出一条白羊肚子毛巾，蒙在头上，好像那条毛巾有巨大的重量似的，她的腰像老太婆一样佝偻起来，脸上也表现出了饱经沧桑的老年人那种凄凉表情。她对身旁的一个胖墩墩的男孩说：“大贵，快化装，队长都报了幕了。”

男孩满脸通红，说：“俺不演了，叫人家大人笑话。”

宣传队队长高向阳涨红着脸，跑到队伍里，气汹汹地说：“怎么搞的！你们干什么吃的！”

“他不演了，他怕羞！”女孩说。

“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怕羞？你姥姥家是富农，叫你来宣传，是团结你哩。”高向阳对大贵说。

大贵的小圆脸白了，站着老老实实的，像受贫下中农训斥的“四类分子”一样。

“快上台!”高队长说。

“他还没扎腰带呢!”女孩说。

“快扎!”高队长催促。

一个男孩和那个女孩各扯着一根麻绳的一头,拦腰把大贵捆住。他们用力一勒,大贵的身体往上一耸,又用力一勒,大贵的身体又往上一耸。女孩把绳子头绞在一起,打了一个结,说:“罗锅下腰,上。”

男孩罗锅着腰,女孩也罗锅着腰,蹒跚着走到离筑路工三五步远的地方停下。

女孩子喊:“老头子,快点吃啊,吃完了好学‘毛选’。”

男孩满脸汗水,结结巴巴地说:“老婆子……俺今天抬了一天石头,累了,赶明儿再学吧。”

女孩说:“不行不行,毛泽东著作是个宝,什么毛病都治好,现在你还有点累,学完一篇就不累了。”

男孩说:“老婆子,别着急,等俺折根草棒剔剔牙。”

男孩做剔牙状。

女孩问:“剔完了吗?”

男孩做剔牙状。

女孩问:“剔完了吗?”

“完了。”男孩说。

男孩和女孩边表演边唱起来:

收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坐在窗前,对着月亮学“毛选”。……

一个节目完毕,民工们都拍掌祝贺。

连演了七八个节目后,民工们都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一个弯腰如弓的老汉走到杨六九身边说:“老杨,开饭啦。”

杨六九对高向阳说:“高队长,咱是不是先吃饭?”

高向阳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重要还是吃饭重要?”

“当然宣传重要。吃饱了宣传更有劲。那老两口学‘毛选’,不也是‘收了工,吃罢了饭’才学吗?”

高向阳说：“那好吧，演出到此结束！”

民工们在杨六九的指挥下鼓掌。

孩子们在高向阳率领下喊口号：

向革命民工学习！向革命民工致敬！修好无产阶级革命路！

孩子们又整齐队伍，鼓角齐鸣，沿着来路去了。

二

晚上，杨六九从马桑镇西头那一片葵花地里穿过来，走上八隆河南堤，过了河上那道瘦瘦的石桥，他站在八隆河北堤上发呆。适才红得可怜的月亮已经发了白，地上的万千景物都被月光照着，变得神秘朦胧，奇形怪状。八隆河水往东流。河南岸马桑镇里这时已寂静无声。镇子罩在月光下，薄雾氤氲。空气缓缓流动，挟带着细细的声音和淡淡的香气。镇西头响起几声雄壮低沉的狗叫。他气愤又惆怅，晃晃荡荡下了堤。

堤外的碱土荒原一望无际，在死样的寂静中，荒原深处，恍惚有汹涌的浪潮声。月光愈加白亮起来，筑路工地上的铁制工具都熠熠生辉。那个足有半人高的钢筋水泥压路滚子睡在路中央，像一匹威武的大兽。筑路工们睡觉的三角状窝棚用苇席覆盖，细长光滑的苇眉子亮成一片，长长的窝棚挺像条大银鱼。有一道昏黄的灯光从窝棚洞口射出来。

窝棚中间开一个洞，进去，又向两边各开一个洞。他弯着腰站在三个洞之间的狭小天地里，几十双鞋子里发出的臭味儿熏得他脑袋发胀。马灯光一摊一摊地涂在他露肘吐肩的黑色单衣上。他身上沾满黄色的泥土。

有两个民工在灯影下玩扑克牌，他拨拉了两下他们的头，说：“还不困觉？累轻了你们！”

玩扑克牌的两个民工一个瘦小，支楞着一脑袋猪鬃样的好头发；

另一个瘦长，坐在地上，像一根木桩子。

他们俩怔着眼看着杨六九，脸上表情都如大梦方醒。瘦长个子说：“又去马桑镇上打野食了吧？小心让镇上的男人宰了你。”

“谁敢？”杨六九说，“老子是筑路队代理队长，深夜去马桑镇访贫问苦。”

瘦长个子嘻嘻儿笑，说：“甭你嘴硬，惹出乱子来，郭司令回来，不剥了你的皮才怪。”

“老子跟郭司令是八拜兄弟，要不他老人家进县办事处让我代理队长？你呀，来书，球毛不懂。”杨六九说。

“你懂个球毛！”来书说。

“啰嗦什么？还要不要牌啦？”小瘦子说。

“要。”来书又伸手摸了一张牌。

“孙巴子，”杨六九对小瘦子说，“公安局正在抓赌，你小子胆大只管赌！”

“谁赌啦？不兴爷们儿闹着玩玩？”孙巴急呛呛地辩解着。

“郭司令回来，我只要一歪嘴，就有你的好戏唱。”杨六九说。

“得了吧，杨六九，赌钱也比你遛老婆门子光彩。郭司令回来要收拾先收拾你。让你代理队长，真他妈的输了眼色，你还不如我。”来书说。

杨六九骂着来书，爬进窝棚里去。一溜竖躺着的男人有的在打鼾，有的在说梦话。杨六九背着灯光，不知压着了谁的肚子，那人哎哟一声，懵懵懂懂折起身，眼睛没睁就抡起了拳头，杨六九急忙躲闪，那人的拳头打在盖顶的苇席上，席棚上抖落一阵细如烟雾的沙土，痒痒地钻进鼻孔。杨六九扑到自己的那一线被两边人挤得更窄的地盘上，扒掉衣服挂在席棚肋条上垂下来的白铁丝弯钩上；然后，用力把身体塞下去。四月老春初夏，窝棚里有些恶浊气，他舒服地躺着，睡不着，感到腿下有物在蠕蠕地运动，悄悄伸手摸去，摸到一个谷壳大小的物，肉乎乎的，生怕是个会蹦的，便用两个指肚用力地捻了一会

儿，又移到两个大拇指甲之间，用力一挤，听得噗唧一声响，心里感到满足和不足，于是又伸手去摸索，屡摸屡有，两个大拇指甲渐渐变了色。镇上雄壮的狗叫声再起，其他的狗配合着叫了一阵。狗一叫他就缩回手，身上不痒了，心脏却焦躁得仿佛皱皮的碱嘎渣。

鞋堆里，两个瘦人正赌得热闹，吊在窝棚脊椎上的马灯投下一个磨盘大的圆圈，葱绿色的小飞虫把灯罩子碰得啾啾叫。

“三十点！”瘦长个子干涩的声音里透出压抑不住的喜悦，“小孙，亮牌，我是三十点，你除非摸到三十一，你那臭手，不会摸到三十一。”

八隆河水活泼的流动声传进杨六九的耳朵，他的心好像要离开他跳到河南岸，像一匹跳蚤，跳进镇西头那家小院里，躲开那匹凶恶的大狗，去咬那个女人的白肉。

小孙不欢畅地喘着气，眼睛用力挤眨着看手中的牌，一滴鼻涕在鼻尖上挂着欲下不下，眼泡里两汪水欲流不流。瘦长个子把细脖子探过去，说：“亮牌呀，亮牌比生孩子还难呀！7、7、老K、小5，你他妈的这不是早就抓冒了顶了吗？还捂着盖着的，死了不埋能放几天？你又输啦，六十一支，三盒零一支。”

“你耍赖了”。小孙怒气冲冲地说。

“您怎么不当场抓住我？不会皂水别埋怨那个玩艺儿挂藻菜！”来书说。

“不是耍赖你怎么会把把都赢？”

“怨你的技术，怨你的臭狗屎运气。”

“再赌一盘，你妈的。”小孙的嗓子沙沙响，像个处在变声期的男孩子。

“孙巴，别赌啦，再赌连你老婆都要给来书赢去了。”杨六九在黑影里说。

“我不服！来书赖人。”小孙怒吼。

“吵吵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让不让困觉啦？阎王不在家，小

鬼上屋笆!”有人在黑暗中说。

“让老杨来给我们作证，输就输吧，怨我赖人。”来书说。

“老子没闲功夫给你们作证。”杨六九说，“赶明儿要是干起活来装熊我可不饶你们。”

杨六九闭上眼睛，干麦秸草的热气和香气穿透半边被子包裹着身体。他感到浑身疲软，朦胧中又听到那大狗的叫声，睡意消逝干净，心里蹙起皱纹，眼前活活地跳动着那条大公狗，它的毛像黑色绸缎，光滑明亮，狗眼灼灼。它站在马桑镇西头那三间土坯草层三面黄土矮墙构成的小院门口狂吠着，隔着一道紫蜡条编成的栅栏门，杨六九还是感到胆战心惊。

他躲在小院门外那丛老茶叶树稀稀朗朗的暗影里。公狗用力冲撞着堵门的栅栏，发出稀里哗啦的声响。有时，公狗后腿立起，把两只前腿扶在栅栏上，伸出狰狞的大头，狗牙明利如刃，在月下闪烁，杨六九心跳出一片声响，冷汗淋漓。他逃出茶树阴影，转到土墙与房檐交接处，手扳墙头，提起身子往里望。大公狗立即追过来，一蹿数尺高，好像要上墙，墙头上的细草刷刷地响，泥土一点点往下掉。屋子里死一般地静，灯光照着窗，窗上印着一个迷人的大影子，一动不动，仿佛在谛听什么。他抠下一块土坷垃，对准窗上的影子温柔地投过去，坷垃打得窗纸响，那影子依然不动，他压低嗓门喊一声：“大嫂！”话刚出口，就觉到狗嘴里热烘烘的气息喷到手背上，不由自主松了手，滑下墙来，听到屋门嘎吱一声响，公狗有节奏的狂吠着，有女人声在院里：“骚狗！趴着去。”这时，村里似乎有嘈杂的人语，他弯腰逃走，不顾发出沉重的脚步声。摔进了一条沟。爬上沟。跳过一条沟。像狗一样地蹲进一块庄稼地里。磕磕绊绊跑了半天，蹲下大一口小一口地喘气。不是庄稼的一片葵花，粗茎大叶，正接着露水欢长，清澈如水的月光泻下来，处处都是皎洁晦暗。他通体汗湿，心撞得胸痛。听着镇子里狗叫声平息下来，才站起身，绕着大圈子，走桥过河，弯腰进窝棚。

他恨死了这条狗。狗站在女人面前，挡住他，女人站在狗后，含义不明地笑。你这个骚母狗！他暗暗地骂。白荞麦、豆腐荞麦，亲儿，你想死我啦！他恨不得咬白荞麦一口，他认为她是在耍自己的大头，要是真有意，她该把公狗拴起来呀，骚母狗！想起白荞麦那白嫩脸上淋漓的风情，他痒得百爪搔心，适才跌下墙头落荒而逃的惊惧早飞到爪哇国里去了。心里灼热像生着炭炉，对白荞麦的恨，犹如浇着热水的冰凌，淋淋漓漓地化了。

来书在马灯下说：“孙巴，你又输了，七十六支，快四盒了。我可不要九分钱一盒的，要劈拉腿放枪的。”他知道“劈拉腿放枪”是“红舞”牌香烟，“红舞”牌香烟盒上画着一个红色娘子军，穿着小裤衩，一条腿直立着，一条腿平举着，脖子挺着，胸脯绷得又高又硬，扎煞着胳膊，手里举着一只拴红绸子尾巴的盒子枪。

“你一定捣鬼了。”小孙恼怒地说。

“你怎么不当场攥住我的脖子呢？空口无凭说我捣鬼，你是输红了眼儿啦？要不要我让你两盘？”来书说。

“再赌！谁要你让。”小孙说着，用两只手黏滞地洗牌，来书动了一下，挡住了他的视线。

那白荞麦嗓子颤颤悠悠的，一个字出口要拐上二十八道弯，走起路来腰拧得像麻花一样，两瓣屁股像两个塞饱了肉馅的水饺，脸上鼓鼓着两个红腮帮子，一口糯米银牙，只有两个门牙是鸭蛋青色的，这两个牙生得奇怪，马生犄角牛孵蛋。半个月前，她一出现在筑路工地上，就把杨六九的魂儿勾走了。

杨六九躺着似睡非睡，身子飘起来，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按照某个刁钻古怪儿说的降狗法术，他烧熟了一个萝卜，放到冰水里浸一下，提着萝卜尾巴，躲躲闪闪地来到白荞麦家的黄土墙外，隐身茶树丛中，故意发声逗狗，黑狗狂吠狂跳，他把萝卜扔到狗嘴边，狗怒咬萝卜，便摘不下嘴来了。狗牙黏在热萝卜里，全部烫掉，痛得个杂种遍地打滚。他大模大样地进院子，对着躺在墙角上翻白眼的黑狗吐

了一口痰。他高叫亲亲肉肉荞麦妹妹开门迎接情郎哥哥杨六九，准备着吐吐纳纳，云云雨雨，与你做成了一处。白荞麦把门开开，全身白得滑溜，像一条白鳝鱼，他伸手去抱，白荞麦从腰间摸出一把乌黑的剪刀，双眼圆睁，柳眉倒竖，杨六九呀，你这大胆的贼子，赔我的狗来！……

杨六九一惊而起，浑身冷汗津津，见黑被子上稀稀落落地亮着几点月光，八隆河里呜咽的水声亲切可人，马桑镇上传来那大狗深沉的叫声。原来是南柯一梦。孙巴和来书还在马灯光下摸三十一张赌烟卷。他懒得说他们，都是一样的人，谁愿意干什么就干么，趁着郭司令进城去办事。也许郭司令就不回来了，那他就要永远领导这个筑路队了。想到此他感到害怕，这条路要筑到哪里去，筑到何年何月，筑起来干什么，是跑飞机还是跑火车，他和筑路工们都不知道，也许郭司令知道。一年前他被那个女人吓破了苦胆，逃离家乡来筑路，天下大乱，干到哪天算哪天。这个碱土荒原大得没个边涯，太阳刚出时，照得碱土如雪。也不知哪路神仙把筑路的木桩早就定好了，好像几十年前就定好的。木桩子都有些朽，漆写的红字都黯淡了。大家沿着那木桩只管修。郭司令剑眉虎目，肩膀倾斜。不知又有什么新政策下来，只知道他要去县城平反，他原先是指挥红卫兵的司令。郭司令临行时说：杨六九，我走后，你代理筑路队长，谁敢偷懒磨滑就给我狠揍。这一段路修得好。离施工点远了，明天就搬家，搬到马桑镇后去。当时他说：郭司令，我杨六九紧跟您干革命。郭司令说：王八蛋一个。

筑路队在马桑镇后安营扎寨。杨六九一大早就把郭司令传给他的铁哨子吹得尖响。筑路工睡眼惺忪地起来，眼睛半睁半闭着喝玉米面糊子，啃玉米面大窝头，就着腌萝卜疙瘩。吃饱了喝足了，七长八短地走向工地，有人高唱：忽听到张老九要俺改嫁，这件事难坏了虎儿的妈。有人深深地打个哈欠，伸展懒腰，生锈的骨节克郎克郎地响。杨六九新官上任，脖子上悬着哨子，挺不自在地在工地转了一圈，

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便悠悠逛逛到伙房窝棚。伙房窝棚在住宿窝棚西南二十米处，向北开着一个大洞。杨六九站在伙房洞口回望工地，见筑路工们全都弯着腰下死劲干活。那天的活儿是挖土修路坯子，一方方黑土像老鸱一样从沟里往应该是路的地方飞。来书是个使锹的好手，他那张铁锹秀气得像个挖耳勺，轻马快刀，把一张锹使得飒飒生风。筑路队三十几个人都在挖土，黑土像群鸦一样往应该是路的地方飞。杨六九听人说这儿是个古战场，韩信和项羽在这儿打过大仗，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筑路工挖出过锈蚀的铜剑和乌黑的陶罐。他感到当官确实胜过为民，代理队长也可以倒背着手不挖土。

炊事员老刘不在，伙房里烂糟糟的，一股股的霉味和酸味扑鼻。老刘不知从哪里捡来的那条独眼小狗在灶旁歪着头叫了两声。“独眼，你想咬我吗？”他说。

炊事员老刘罗锅着腰担着两桶水从河堤上飞一般下来，马桑河堤高陡，老刘立脚不稳，冲到杨六九面前。

“老刘，你该去镇上买点儿肉来给大家改善，多少日子没沾荤腥，拉屎都不溜脱啦。”

刘罗锅挑着水进窝棚，面孔与地面成一个很小的锐角，两道目光从下边低低地射上来，扫了杨六九一脸冷灰。老刘不说话，脖子前伸着，像老公鸡一样进了伙房。杨六九在后边跟着，看到他扁担不下肩就把两桶水倒进了大水缸。缸里水光潋潋，映出一片苇席。缸里的水伸着舌头，几道水流溢出缸唇。还剩下半桶水缸里倒不下老刘就把它倒进锅里。锅里焦糊着一层锅巴，水把锅巴泡得酥响，并吐出一串串小气泡。

“老刘，你讲讲卫生，把这锅好好涮涮。”杨六九说。

老刘拉过一柄大铁铲，递给杨六九，闷声闷气地说：“你来吧。”

“我要你干呢！”杨六九说。

老刘抬头时连背也抬起来，盯着杨六九，忽发一声奇笑，竟如鸱